

岳東海先生文稿

上篇序白一



16  
740  
1



門 朱  
補 740  
卷 1-5



岳東海稿序

自近世文章之道滿門則以其名高用世者  
寔繁有之而寡見好古者也古則偁焉何頻  
頻也乃觀其所著述非殊謠詠世儒交相齟  
齟也取之流俗易曉而快鼂飽從而和之教  
其辭而實獲吾心至甚則卑疵熾趨忍詢塵  
狀惟恐逆之則彼因以易門似激似勸唯利

東海稿上篇卷序

明治三十年  
六月十九日  
齋宗

是沒見左氏司馬文為距年之言也唾而不顧即唾而不顧也無乃陽棄而陰取之邪子陽固習古文辭慨然謂余曰古人成一家言必欲信之後也方今世以為辭者業已易鄉模不模範不範其文雖參差而鄙倍可見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豈天性而然者哉千載而上吾將疇依千載而下其人猶亡則奚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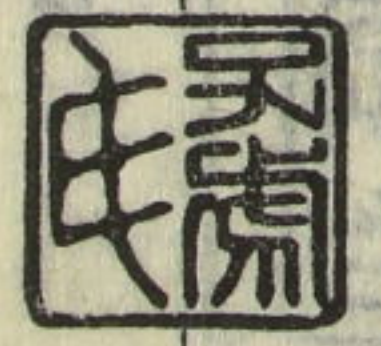
委喻不朽之心於不可知之人也植木立乎獨必不合於俗非虛語也今幸有子輩在非以此時也勢二三君子得志於今吾年運而往也與其信之後也是子陽之所以不得已於此舉也而行于世耳蓋子陽之於文誦法古苛刻以己意一語必竭思以精之一辭必結微以陳之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故世之為

辭者或難之也。亦惟千載而上，亦惟千載而下。所以難儷乎攘臂流俗之間，以此耀之，猶且妄謠詆世，儒守其名高，唯左氏司馬文而不顧者，宜其寡見好古者也。古則倂焉，亦何疑哉？詩附于後者，以其非得意也乎？然較諸文，文寧不勝詩寧不若邪？余未別之也已。嗚乎！余知世之曹好之士，忙若於子陽之所為。

而不能為其所為矣。又安知驚覺於子陽之所為而不旋其面目也？余槩子陽所持論而為之序，乃如此。

天明丁未秋八月既望

姬路 滕桓撰



東海高上篇卷第

評方

游貞固書



大陽丁未年八月... 而不論其何... 而不論其何... 而不論其何...

東海稿序

此集也吾友岳君子陽氏所為蓋于麟氏而  
不必于麟氏彬彬機軸我者乎蓋子陽氏好  
于麟氏也然而自奮欲務出人意外不屑屑  
取似也則其志可以觀矣然則子陽氏於于  
麟氏亡亦欲官知神欲固孰之既已內務其  
精渾化形跡之外而爾者乎有是哉不似無

東海稿上篇麟序

不似也。斯操觚家之致矣。觀今一二稍為于  
 鱗氏者，不必自己裁矣。乃苟憚創起於私，是  
 其用心拘拘，唯似之效，未嘗出其範圍中。此  
 誠無他，吠聲傳響，非能心睹其是也。不知逐  
 于鱗氏景響，而不可得孰與退，乃逡巡堂而  
 室，遂與之尚友，是謂之千載。而且暮遇之，之  
 為愉快也。子陽氏所為譬之冷豔，如李華出

乎造化靡弗若自然，其果能有為于鱗氏而  
 不必于鱗氏者，出惟其有之所以無剪綵之  
 嫌乎。此蓋先務其精而熟之，不必取之其麤  
 也。是以似之矣。是謂我生百世之後，而私淑  
 焉。則其心以為不知者，猥謂苟作鉤棘難入  
 之語，而疑我不恤何也。竢知己於後也，猶之  
 古之作者，竢知己於今也。然斯恬然既已，信

心也。未嘗欲行乎其信人也。蓋謂爾為爾。我  
 為我。寧甘心不恭之誚。此豈不知卑論儕俗  
 與世俯仰之為利乎。必不為也。唯是於其身  
 雖不汲汲於求名乎。而示衆使不免以詭激  
 之行。君子苟有所為。既已不知於今。則已奈  
 何。託於後。不可知者。以釣奇乎。夫苟有一二  
 知之者。則弘之以傳諸通邑大都。其人以候

識孰曰不可。固亦欲今之為可知。爾不知後  
 世也。是故君子苟有所為。輒拮据而輯之。汲  
 汲焉。亦於斯。蓋古之人。文成不知於當時。則  
 遺之以俟諸後世也。雖有以乎。豈其得意哉。  
 不得已者。爾嗟乎百年之後。假令其人舉遺  
 編而躍如然。吾身與骨皆已朽久矣。則其又  
 何恃而榮之。我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由是

觀之古之人不知於當時而遺之以俟諸後  
世也其計畫出於不得已者豈其得意哉姑  
託於此以遁則又末也此舉也二三門人慫  
恿不置遂以梓之則既已知於今也如此是  
必所以不可俟知己於後世也亦復如彼乃  
今弘之以傳諸通邑大都其人此集也知于  
鱗氏而不必于鱗氏者乃行可刮目而待是

之謂於吾身親見之豈不愉快乎而欲俟諸  
後世無疑焉一何迂也乃風之所靡雖百世  
可知也亦餘此無涯之知宜矣不欲使不知  
者信之以苟利明矣此舉也假使子陽氏不  
免求名之嫌也其名實有如此者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歟子陽氏刻意于鱗氏閎廓豁達  
有之即一二稍為于鱗氏者我于鱗氏無是



也不知子陽氏所以為于鱗氏彼豈固知于  
鱗氏而擬議者乎無傷也與其使不知者傳  
之寧已毋以傳乎則子陽氏病者是為序寬  
政庚戌冬十一月佐伯秋忠馨歸德甫識



南總風高邑翰書



岳東海先生文稿序

三河者

龍興地也山水鍾秀草木繇條故胎

聖君矣偉人亦衆矣蓋得中土氣也先生出

焉先生幼志于四方不嘗問生產作業常慨

然曰凡人飄飄乎客於宇內也其日幾何焉

而名無稱也陳鼎玉食是亦偷生而已大文

夫豈望之乎而毀瓦畫墁其勞是有也事而  
為害三年木為其工是有也一日而敗焉均  
之其業有不擇也而擇其業獨見固陋又復  
宋襄之霸而已此所靠不高所見又卑矣尼  
父何歎魯小也則脫然奮飛遂來于東都愈  
益努力日夜琢磨其所以交臂者盡當時魁  
士也卒及其業就為後進所推辟塾有年于

斯矣先生為人活達不迫芻蕘之言取而擇  
之牧童之行視而察之是以能為浩大所謂  
巨海不厭細流大山不讓土壤先生也然矣  
故其蓄後進緩頰善待之各從其材循循善  
誘之以能作人故四方思服焉以大成徒居  
恒曰道者往乎宇宙而文章其輿也相之載  
之輸遠致後如夫千歲之下天啓其人則宜

東海高上篇書序

行於裸國宜化於毛民舍之其何乎而徒空  
 言無益世以拙辭不長世二三子思之夫奧  
 東窮之地也然自我先君以維城藩於要衝  
 厚禮聘巖穴子孫仍來出藍不匱人比之稷  
 下則風化之所令未有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者則胤雖不敏幼遊翰墨況生長於輦轂  
 下幸旁交天下善士而一見先生大服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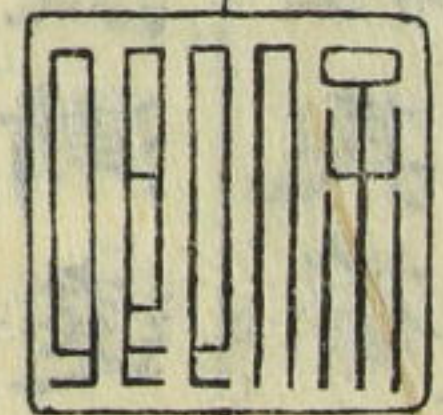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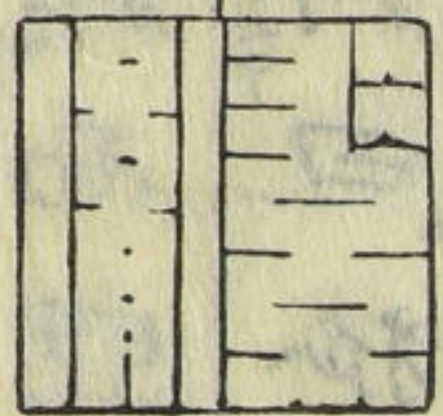
遂脫鷄冠委質學之意先生若唱霸斯文胤  
 也執戈前驅而其文稿在帳中者請讀之漸  
 覺綵色奪七襄妙豈徒七襄妙上則宜持社  
 稷之大義下則宜施溫柔敦厚之教寓之雕  
 蟲篆刻意未達而雖隱於窮閭漏屋而以珍  
 於席上者此書在焉因請公諸世先生不可  
 一日謂澤李幼曰荆璞不出乎卞和氏何別

乎燕石哉。而先生詩文以未出帳鮮有知之者矣。故余屢請之。先生素以一朝譽不屑焉。不敢許之。季功曰：舍是吾將請之。入曰：馬鳴牛不應，非類乎？曰：然。季功曰：人終息於地下，言長傳於人間，賢者識大者，不賢者識小者。先生胡令其文匱之深矣哉？蓋先生欲不遂所大欲，乃飄飄乎恣懷無何有之野，比之塵

垢自覆，甄之何以塞二三子責乎？不知遺諸寰中，以待知己。於後來先生曰：諾，是非在人，即屬之子。季功則校訂遂上木焉。余謂今也昭代右文，日豪傑比肩而起，而亞流漸遠，繆學雜舉，各黨所善，齊給便利。曰：狐狸其蒼以共之，大牢各甘其食久矣。使桀狗吠桀難矣哉！千牛為汗，何以辨之？然一朝發光識者必

別玉石焉天明乙巳春正月

門人會藩 鑿素胤撰



門人河越 野澤駿書



東海先生文稿序

嗚呼我詩三百篇多淫奔辭也然反禦淫奔  
 而治天下寶器也又多野人所作也然聖人  
 反為法而古今所崇也所謂治天下聖人所  
 病固難詩野人所作固易然予謂作之治天  
 下甚易作之崇於古今甚難如何者有作之  
 治天下者則雖小人尚且服之崇於古今者

則苟為學者皆悉嫉之是誠崇於古今之難也夫為此道也作者志有邪正行有美惡性情難見比興易移教之亦無貞義斷之亦無規則賢以賢裁野人作不肖以不肖裁淫奔辭嗚呼殆哉岌岌乎焉能不誤而喪義是在未亾前既似易亾昔在大舜氏作南風周文公作七月作岐山作豳孔子作盤操龜山琴

操諸曲此三聖人者懷治天下才修野人所作者感興之以男女道誨之以物義曉之以百物情態以之柔政教以之潤飾神人以之化以之安故曰易是固寶器者也王者跡熄詩亾亾而誠為野人業皆以見治於天下躬造治天下寶器以野人愚制聖人所崇法是故憂思窮愁苦之刺美動陷乎罪道與骨銷

爲亂世，焰故曰難，是謂之亂器，亦宜也。然有知詩如孔子者，能刪傳之也。其教始詩書終禮樂，未嘗闕詩矣。是誠不亂器也。嗚呼！今人詩亦詩也，將誠不亂器乎？將誠不寶器乎？余觀於近來作者，或曰此唯勸懲天下耳，或曰此唯述志耳，或曰此唯學唐詩耳。其稱勸懲者，唯學東坡輩；安琢句固理，其稱述志者，唯

學白居易輩；安爲之俗調，其稱唐詩者，唯學我元文中體。安溺沒乎比興，託之爲淫，酣爲傲，諛爲亂，豈不誠亂器哉！實是凶且凶者也。吾其無傳詩乎？子岳子當代之名家也。詩文有若干篇，文則諸子游揚具焉，竊以予觀其詩，厲志危行，發之比興，間劃然如彫虎，拔斷巖，溫柔敦厚，藏之龍蛇腹，爾然如璞玉吐藻。

蓋採唐明萃者乎開一家天機者乎吾輩何  
 敢贊一辭是將無妄琢句固理如此是將無  
 妄為俗調如此是將無妄溺沒乎比興託之  
 為淫醜為傲謔為亂如此抑將三百篇以來  
 既似為亂器而獨為寶器如此抑將千百歲  
 上未亾前既似易亾而獨明乎千百歲下亾  
 且亾後如此是何患其亾且亾豈不誠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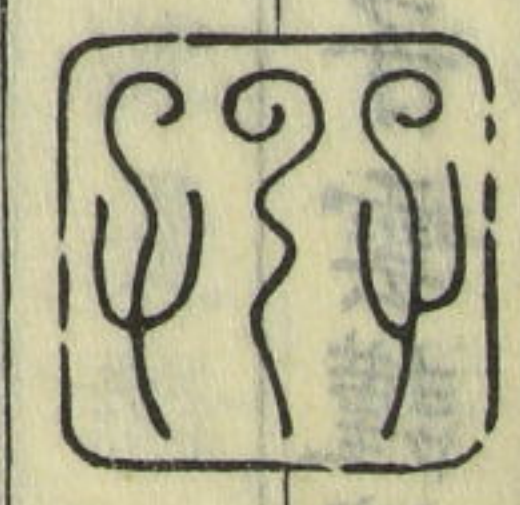
乎其將從而學之與嫉而廢之與吾常以亂  
 器為天下憤之以寶器為先生推之又以昔  
 時有知詩如孔子者為幸慶野人業以當今  
 無知詩如孔子者為不幸泣此業是將誠難  
 也邪將誠易也邪

寬政四年壬子夏六月朔日

門人 武州 五溪 平龍子雲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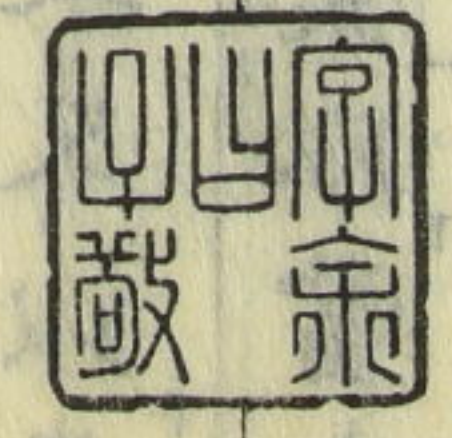


門人友朋正對  
東海先生子夏六月



無味待味門人北越  
滕文恭謹書

其其無味門人北越  
滕文恭謹書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目錄

卷之一

序九首

卷之二

序五首

記四首

卷之三

記三首

箴一首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五十二  
里石不言

銘一首

贊二首

行狀一首

墓碣二首

書牘六首

卷之四

紀事六首

卷之五

紀事八首

卷之六

倣古樂府八十首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卷之七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之八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五言排律八首

卷之九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卷之十 七言律詩七十四首

卷之十 五言絕句四十二首

卷之十 七言絕句七十三首

卷之十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卷之十 七言古詩八十首

卷之十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目錄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一

三河 岳融子陽著

東都 澤再成季功輯

序

贈張府郎冢君序

冢君以童子郎給事張世子之宮十有餘年矣而世子滋鄉經學乃君與同進諸郎等滋講六藝之義云以余觀於夫六藝之文蓋治安之策大者矣而今也要之治安有是哉其若迂何也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聖智似類亦可以立道然屬之教化以要治安何得  
闕人情乎吾聞世子觀公之欲政因教化則有先脩  
學校之意它可次第舉也是亡論其心將莫非徒好  
與諸生游聖謨洋洋寘之於耳目先王之治若揚夢  
說人即讀書脩智慧視人猶蚤虱舍爲君訓取爲臣  
語受學者難事名欲見要在君之心事在萬心之  
民刑戮齊之不作民之父母慶賞齊之不給府庫之  
財放其所爲齊之播丸於地走界不可逐之察淵中  
之魚結罔蜜目蜜者難大不可容衆結者有解不可

傳後故雖不置之也專教化之道內治安之地者爾  
哉我既見其治安之迹猶謂若迂今之世又仁之與  
不仁已彼餘此憂民之心我欲躬自居成功故彼有  
待子若孫者我不能待其彌久也而張公實獲古人  
心世子且襲跡於君父也則不得不慮天下無粹白  
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取之衆智之謂矣而君等各  
有席上之珍世子朝夕維啟沃也則將不克負荷轉  
諸顧問之際矣則承基緒式先聖蒞斯民之資矣於  
是乎君等潛心六藝之深美矣而我欲從教化治安

通其所謂深美又有不可得焉經營諸尚古辭與今  
 齊楚然而如是則吾令耳目古處習慣類長於莊嶽  
 若夫關十數聖歷十數也迄周眎或或迄孔集曠曠  
 已我其智不可及也又觀自一人裁自一世也大斗  
 之實贏於小斗聖讀肅說若高遠勝事若拘守止身  
 均是出于其硜硜然自謂日月至歿齒處循環由無  
 即螺贏彼而螟蠕我虛心而受類我之祝耳蓋世子  
 觀志君等與焉業已君為我心乃聖為我心乎斯虛  
 其私府而待其來舍今日二三策求之教化明日二

三策歸之治安殘缺如比律令而得焉迺至不可知  
 之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人豈無一德衆知之合其始  
 謂若周而不泰博而無要者翕然聚萃昭然秩序曲  
 備先古公曰予耄期汝居攝也世子雖辭讓焉當必  
 服勞也奉備具者入其欲施而時未至者或待時而  
 施之哉以使由之民變化於學不使知之各得其所  
 安此得之六藝離文能合其政亦無以有他焉豈可  
 不治安之策邪豈不雖大不闕人情邪堂堂張國  
 宗室上公四國瞻仰上次國家而賢君繼起使耳

事林廣記上篇卷之一  
之所聞見之於目豈唯此張之幸波及彼他方與君  
等又與是相三王室之治也漢受封諸侯王前後數  
十餘人中有河間獻王而亦因六藝以相天子之治  
稱大雅卓爾不群而獨山東諸儒從而游少長乎王  
者無聞焉乃顧君等不曰余不居其職叩頭淺陋之  
罪不得從旁責言若此可謂稱不即似耻非耻欲其  
對深美斯滋講習者雖非無驩焉于此與慨焉于彼  
之意甚有少長乎其所之情愛君不可奈何之深爾  
送滕仲恕從侯駕歸省小山序

小山侍從臣河內滕仲恕靈根茲託奕葉不遷恒幹  
貞節之喬生茂德于階庭馥郁芳聞鬱律挺舉含香  
手近署懷榮於顯職先是十有餘年矣侯雖材之美  
擢本天二天難就國桂林之表聊留卽櫻川之瀕乃以  
移是一枝于左右加諸群英之上首遂離小山遠客  
東都此靜默不競開美可食翹乎立竦莖避齋列於  
槐桺慄乎抱秀色頌後凋于松栢嵩岱之上甚高矣  
門墻之下甚卑矣倘夫嘗之則辛嗅之則香英輔不  
素羞甘封君不可服臭誠簡主之慎所樹嗟其克焉

而晨露流柯假寐待朝夕月落影委蛇退食諫苑之  
足列然非棗栗之相擲温樹亦無池卒類桃李之不  
言斯則真真實理昭昭紛敷負節之藥撥皮皆忠也  
今歲侯萌芽初榆之意婆娑桑梓之思會有王命  
飛旂西指即顧忠實出於孝心知孝心存于忠實使  
戒之子載後乘竊以中庭奇樹發芳取榮擘擘先條  
潤澤後葉受劬勞棘心以長始經營梓材而依不根  
所生寧植此身故臯魚哭風不靜季路泣霜不息其  
壤則如是不壤亦有同秋帶宛决絕冬秀遙喜懼宣

武攀柳彼自泫然大傳守柰此真可羨寄驛使損白  
華之潔清屬家人疎青枝之庇廕心懷鬱林之橘腹  
異汝南之堪春秋徒過十有餘年感愴已久一日又  
歲若不斷忠果何以堪焉斯遣王孫之歸則錫爾  
類慰母氏之心則得色養幽楚拔絳宮歡笑發華池  
伐木之親為之相與悅班荆之坐各無不有贈不侮  
柴門桑樞之徒且辭老母飄落千里尤忻以慕此行  
之一束忠孝叢生吾土  
取方大夫千君大孺人六十序

余所善取方金生居稱大孺人然語其著者止抱遺孤君時年少請放不令之老雖侯更賜老事一關其手國中不能號曰兒大夫之家又因他稱大孺人即問其餘事成止生所語惟大孺人時年實新婦矣而彼舊室老不令之心萌於前世所謂蹈瑕釁因時而動其來已遠其根甚深積智殆不可拔乎縱可能拔孰不顧念新室老請之侯僕邀亦更請然不小自貫其職也吾婦人獨握不閱之事乎以自坐朝猶憤眊如未視之狗况居于房闥指使之乎且待兒長以謀

且是可忍也而一旦拔之卷然之手卒亾異丈夫之守也可謂賢矣乃怪其著者止此嘗聞君大公父子行義爲國表率王母亦母儀取方大孺人來自東都子婦于其間今東都賢家子以俗之華也情欲之感介于容儀而大孺人以生長則衆甫之近朝夕寘之於目可從而化舊染不可漸盡邪則以身教之人任其視效不予呵責之辱平生于他者可醜于此耳聞內以指笑焉不謂鮑魚之肆池臭哉名走踰闥大孺人非資質焉往而不美也無寧得取衆人稱哉我益



怪著者止此而君識余時因屬上壽辭忽曰母之教  
誨令我為人令我日聞所不聞以為是可果敬姜之  
風類也請問親切言無有由是觀之若大孺人惡其  
聲譽也蓋大孺人謂吾不幸而受遺孤使其居曠官  
尸祿抱關者猶有養親之義且唾背但當其身夫家  
有初世家取相即據此不御之權則不及乎大者入  
大謹大何之域小者以奉職亡賴而免豈特伐檀之  
作可為寒心邪識者譏世卿為世無其人其毒下流  
其惡上及故也故夫子父子砥節首公濟美仍世而

兒反是則先姑以我為龍蛇母也躬親率先以穀似  
之不媿為名家子也先是取方衆士為國恨君克位  
廼者侯恭默思治與君政則不必徵之致行若見效  
功也上直信任若寵其所私與下直鄉稱若譽其所  
好與何以上下猶抱鼓之相應乎又君謂母之教誨  
我以為人乃念己不信遐不詢矣乃念彼不辨遐不  
謂矣乃知自亦若見效功大孺人領其指掌而受之  
果獻其成者也是出於大孺人之教既不媿為名家  
子復使諸聞所不聞乃於敬姜奚其讓焉而彼著者

居多矣此與外事者猶止此豈不其意在無非無儀  
婦人穆行著者亦不得已常飲其德邪大孺人年六  
十矣見欲賢者履焉此壽而臧猶且未大待君使民  
躋仁壽之域侯享德報之年獲以黃髮無恙見稱揚  
歌詠並至意者其陰德陽報互大於君之爲爾即君  
奉其訓成其績者謂之善禱矣

贈新田大夫戶君序

新田侯既敗釘邦相而某邦相告老也令戶君爲當  
國於此日親戚故舊車騎盈門筐篚實庭而家人奴

婢欣欣見面揚揚對人若自踐其位焉君視之猶邑  
邑無喜色反異平生云蓋國君臨朝相得以輔翼其  
側使謀議教令不逮不至上下疑貳朝野困窮則不  
阿諛君意所欲而時有諤諤之言及其成功一歸之  
於君而人服媚之猶父母若夫朝有茲行國有敗績  
是誰之過也假使庶事有司存矣置吏分職非君即  
相而君雖靈若厲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晏然以君爲  
解有相如此不知無有中心藏之者蓋其四體與即  
正考父臣宋侯一命僂再命偃愈貴愈懼循墻而走

夫豈謂徒自詘辱而可乎使莫以上益其君下安其民也此亦負竊位素餐之責己而其所以居列位無所醜者敬爲之主也則滕薛大夫亦爲易而自信者殆哉然君再思斯可矣而釘氏觀侯尚幼政出自己擅威重之權忘輔弼之任沉湎流連撓亂舊章弗慮弗圖唯奢侈是務即君十卿祿猶計入節出而况十取一焉所居持滿動是僭上資用之不給固也則卒至使先君之珠玉寶器弄賈人之手國殆非國矣拔扈大夫何以能久哉侯曰彼何爲也豈少我與一旦

免官君親見焉又某氏鑿惟不遠憶乎寒心凡一政出之與一事行之上觀下問尚且省思三焉冀幸以朝無姦行國無敗績乎且侯雖既明習國家事也以體敬大臣故不敢加掣肘也顧責一在己哉奈何愈益孜孜焉無懈怠矣况紛如不可治之也乃撫躬而歎曰我豈不念侯家哉不能而久幾不爲人矣遂致仕君所代者也然余聞君嘗出使于浪華五而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事莫小大唯命是敬其賦四牡之章遠巡而不敢當焉謂奔走國事臣之職矣告舍人趣

治行坐以待旦，日出之光東方，既明不及，受親戚故  
舊之飲饌，而發前後若一，何以抱私絕公之為？以假  
大夫與參國政之時，接釘氏之弊，且某氏不治事，壹  
決於己，此豈得壘奉職遵畫一哉？又非有真相之權  
也，而聽政，歲餘家給人足，一藩之中，振振殷殷，莫不  
戴悅，即相直，差易耳。或曰：非君竊以為高明，怨府貴  
重禍梯，蠱蠱天地之所蓄也。誰謂人無辛螫，猶尚可  
違與莠言，好言為面，後之徒多口于君前也。一沐其  
言，不得以不心覆與圖反于萌也。生暴怒責逐，而昔

冥冥齧齋不及邪，是小人之腹哉。君子之心，殺身以  
利社稷，耳奚為瞿顧未至之暴怒責逐者邪？况乎侯  
於君剖心折肝，相信何以浮辭所能移哉？君出使則  
奉命前後若一，參政則衆咸莫不戴悅，侯嘗試之十  
數年于茲矣。上下相從，以登庸焉，豈唯親戚故舊若  
家人奴婢，或來賀或踊躍乎？而邑邑無喜色者，成允  
成功不自滿，假愈貴愈懼，正考父之德哉。

賀池國均生子序

國均年二十五，娶某氏，其明年舉丈夫之子焉。國均

蚤喪先大夫獨事大孺人已能盡其力他人復爲之  
至自謂君父授職吾不孳孳焉則有缺臣子之義不  
以暇樂老母之心是得斯子也似使之坐其勞而足  
以極其樂蓋愛子不若孫之甚愛男子甚於女子丈  
夫亦愛婦人異甚凡人老而氣衰氣衰而愛生抱子  
之日多不及老若及老者則愛不淺多愛其季子其  
爲是故乎果聞新婦之娠顏色數愉辭氣挾笑而衣  
食自察而起卧必戒或其伐孕反以慰之平生以爲  
子寵之厚於是乎屢責其薄是不出乎求其永宰而

漫莫損生子耳又就其中占卜其夢維熊之祥維蛇  
之兆均之得子孫其將何擇焉猶且陰陽迭成剛柔  
相配不可偏舉乎然人之常情雖則古人或愛衣諸  
裳或愛衣諸褐乃嗶嗶一叫走就以窺顧新婦懷之  
功徧稱之于家室是豈人力乎又非自不知因難必  
之物求而得焉以失其知耳而嬰兒慕所慣少慣則  
少慕多慣則多慕慕之多少愛亦多少與外事者顧  
其不可忽焉暫孩提而去與內事者視其忽亦可矣  
常抱哺不去竟獨勞其鞠育以成餘年之業矣寔時

而曰此兒也使我勞哉是亦誰使之勞乎是自樂而為者耳于嗟求孫求男終得孫男以勞其樂人情至樂于勞真誠樂之極者哉况先大夫未而得國均大孺人受孤幼岌岌得不絕夫家之嗣則不啻凡婦人愛以樂乎聖人有言曰積善之家有餘慶余聞先大夫實篤行之人也今見國均篤行又可稱也而先大夫既為耆老國均不能逮其積善而國均裁過弱冠先大夫不能逮其餘慶倘可以異矣然古之說所以報善人者以其子賢不肖遲速不與焉國均業已同

其德斯子由孝感而出則濟美三世其家益興哉善人之報復不虛矣又今報大孺人已老國均欲樂之乃不可曠爾期于後乎

送源伯壽序

夫詩之至也盛哉美乎詩可以風也泱泱乎琴琴乎聖人之風矣哉使萬里之外當其風而偃焉者將為大風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焉者將為長風詩可以風也在風所由與蓋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舉制風詩而移風俗事布在方策舜歌南風殊風命焉高帝

發風大風武帝起風秋風此數風者王者之風也臣  
則臯陶有賡歌之風五子風大康殷臣風我亡失之  
周公風成王五霸之起彼交扇動風又不罷焉戰國  
之時諸侯虎視風猶尚存矣屈宋荆蠻之子或騷以  
為風或賦以為風揚馬巴蜀之人承其風似其風是  
當此時使北方之文士立乎其下風者與武帝之侍  
臣淮南梁園之客亦皆風以辭亦皆他風不競者也  
其魏魏則天蕩蕩民無能名之風其德如天地之無  
不憐載之風其勤而不德人無間然之風其恩及飛

禽走獸之風其一屈一伸之風後之天子不可企及  
焉唯仰其遺風耳其威若樂之風抑其次矣猶且風  
從四海風拂四夷豈不亦以泱泱乎大者哉臣風君  
聽上下協和唐虞爰隆弟風兄孽外內哀愍夏于恆  
復伊尹放嗣王所風何以復歸于臺周公罹流言所  
風弗聽天風嘉禾王出郊反風又惟彼四風三風不  
能風諭其上風化其下而風聲到于今風雅遠及焉  
此亦以寥寥乎長者為與自是以還作者彬彬而出  
而風與世推移雖非古之風又聖人之餘風哉但出

於其變風耳詩可以風也語曰吾其從風諫我又曰  
風莫近於詩二南之風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魯  
曹豳之風古之天子公侯卿大夫士朝覲會同燕享  
私覲皆賦以風孔子修經復取以風古合之書為義  
之府也我徵之文為風之府矣風夫可貴乎風即詩  
也哉高遠源伯壽善詩及其還問其官乃對焉曰散  
官閑職矣其人君子風惜夫不使自上以風教其  
民然而當自下以風刺其政自上自下其功未可知  
之也則窮達可與行者詩哉乎

送來子伯歸薩國序

薩侯中國而立學令國而聚徒選英俊之士受業于  
東都使之皆既廩五年月滿矣召而反國焉舉其成  
就者師儒其學舍教導其諸生今歲侯召子伯其經  
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也亡疑成就者之舉哉余  
則問子伯曰吾聞薩之大臣先君之舊自吏而進今  
侯之制進之於士今子由其路欲以仰望進步與諸  
大夫請我與我不諸大夫欲以內交其間與彼鄭之  
鄉校與朝夕退而游焉者曰議執政亦欲以補所闕



東漢書卷之十一  
與經存聖止各習其師所繇異術所聞殊方饒饒然  
訟以立其黨亦欲以張所學與唯下帷著書深湛之  
思成名於後世是勢與唯諄諄善誘訥訥生德是勢  
與子伯曰敝邑雖褊小雖乏使執政若參政吾得由  
其路不如登階而登哉今不埃我干寡大夫則我通  
明詩書召我者多矣則彼受而內之愛我者多矣維  
時學舍論說六藝不亦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乎奈  
何其顧他而犯上之爲也假令我稱辨者之囿夫舌  
可卷也夫心不可卷也即弮於中必彪於外吾徒其

衆乎蓋今寡君將變化斯民是吾遑顧我後若捨則  
求伸冒於後今則敬鼓篋爾余惟仰以舉足者必弗  
得視地弗得視地者幾顛乎道路學而取容者胸中  
必有戰胸中有戰者不足以動人不在其位而謀其  
政以我寘彼怒禦人以口給不見斯服而見斯憎謂  
量平畜息者君子所處不敢急業也然則謂侍知己  
於千載者獨爲己也而其君誰不顧先匪躬之故後  
微君之故而其人不所忍惡焉誰違之俾不違而其  
上之人及欲薦舉共政不婁前鄰者而誰而身不履

中躡之危而豈不得顯位乎而豈不欲顯位乎子伯  
求之異乎人之求之哉余嘗聞薩人曰敝邑居南海  
之濱習俗有北方之強不顧一朝之忿忘身之愚白  
刃屠其仇踞其尸自屠甚者羣輩同仇駢首殪人駢  
首自殪又非殺身成名徒其視死如歸而不旦見諸  
東鄰夕見諸西鄰者然民視以愉快存之其心矣且  
彼一死人我一赤子寡君甚哀愍焉則將蜜之禁網  
亦復囂于臭耳則表先聖之貌布詩書之訓庶幾以  
稍稍化成乎寡君欲歐斯民躋仁壽之域矣甚盡其

心焉夫斯道也化之攸及赫赫薩國千載活人將與  
幾何大哉薩侯之仁子伯與其功矣天道無親百祿  
來格當必得顯位縱莫得顯位維學維施至于此也  
君子之道長矣子伯之志行矣

贈植君序

蓋植君嘗謂余曰吾家世承上恩之深而無他伎  
之可以償焉則意弓矢以共禦王室揖讓王庭  
男子之事而武人之宜矣萬一可以償焉乎君免其  
襁褓先君授諸射則童心亦太喜而弓矢不離於側

嬉戲尚且佩鞞既及其長則就先君能問五射之法而盡受家世之業矣先君卒則家政一委之於室老且主皮夕貫革大射鄉射之禮講習愈益亡怠若神祖時射闕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給爪牙干城之用受封萬戶侯者又若德廟時歲時庭試之射竊以擇士夫人以競華一飯之間寘心於正鵠上者也此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射可知也方且從旁謂彼射則臧矣然而未得其實是禦寇之伎耳則至乎在前上處若夫戰栗于垂踵不遑瞿顧心擣何不

出正之得况於死生之間乎則揖讓王室上恩可以償乎卒爾而言虎牙其口齟齬人有伎矣既而君與庭試之射王于戒射射侯已抗三耦皆袒決遂皆執弓矢出次揖進並行從之及物視侯中俯正足乃以左支右誦正己審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毋論揚觸捆復下上與方其貫不貫乘矢必反焉及至其卒射序退入于次進退周旋威儀則成矣此其能揖讓王庭者乎又其禦王室者抱鼓之下見一夫取其衷以為三軍獲矣奉一矢當要

害之處以退敵豈唯是乎况生平世不可求之與且其小者也若王命君曰將衛府五千人教射都下以備非常之警君如始與庭試之射列三耦之士而莫所選之亦以能之與此其大者也先是君可為郎中而不起曰我庶幾為衛士也蓋衛士積數十年之勞財得其曹長適起遷千顯位千人一人耳是亦若天幸焉而郎中尊寵集其門威權傾諸曹慶賞賜予以施於薰灼人其孰得目不眩焉然而郎中劇職而衛士亡事則君棄其寵而就不寵以給講習之曰自

苦如此乎揖讓王庭業已能之矣其禦王室亦可能之也是豈不足上思可以償哉今家世承上恩以千百數也而耽少艾尤物若奇貨玩好以消日者多矣若君者少矣今歲君為衛士則稍稍進將衛府五千人教射都下乎則君之事成矣奈何其如是而不如是者之有

送邊君之西京序

邊君以整宦張府而留居東都郎故余獲亟旋焉一日謂余曰予久之思服彼西方若扁鵲者也屬者聚

千里之糧予久之疑殆者也於是焉繇扁鵲曾遇非  
人卒視見垣一方意甚欣焉遂單身如京師余惟東  
都道路相望脈家旦夕應公侯鉅室之求使大人君  
子咸趨承下風悛悛卑解有先生則起無則填溝壑  
顛委之生者豈翅中庶子伎而能居之哉若然一失  
宥其信乎再三誰受而內之榮寵如是獲永保邪而  
君竟不顧焉有未可信者與然而西京之民素封擊  
鐘而食者往往而有其瞻依父母若愛顧子弟募活  
千金寧渠請庸工哉則此有涯之物司命之令中道

夫札假之手未可知矣而非所兩造乎司寇也莫以  
見明白耳即弗可必是彼非此乎且彼寔若扁鵲者  
奈何無此間市井草莽之臣止禁止羈足跡所及率  
土之濱朝志莫發但託父母妻孥治資糧橐裝之勞  
易舉動也連屬往而請益實維古先之道囂囂乎置  
喙不已焉者也然而君費千里之糧復業以經官之  
有制一日越疆謀之同舍而君侯若執政及大夫畢  
聽尚二月三月而報予又重之往來期之難矣便欣  
攸然將斯決吾豪釐之疑更處乎此百舍重趼之勞

乃君設以爲世多柔媚身妾婦之順已劑理之  
進革面於病家退唯懼苦其口爰慮爰得爰適歆意  
是要亞己之方數徒陽陽人齧至者也此固無意于  
深論伎術生豪釐之疑質我是非而已然而方伎不  
易爲之夫射覆猶寄生窠數不果分矧豎子應我則  
焦神極能旋克射中攻勝以稱良邪則淺術如第幸  
重糈何借幸者其良滋重矣此乃於聞有古先之道  
能上下之者毋寧不少奮焉蓋君既已視聽此間二  
三老成于三折肱攝生之數案法之新代造物起棄

捐之衆矣顧以爲吁是國工哉然吾亦能爲之耳豈  
吾殆不如也則吾豪釐之疑渠亦出其意表乎胡爲  
有權衡俯仰哉謂吾詰從而後也爲其不均乎矣而  
君已窮爾之力官知之外至於難祈古人之糟粕願  
徵之今世上之察乎通邑大都下之歷乎鄉黨海隅  
誰使我縣解者官知也不鮮矣會讀夫人之書初如  
少出於意表稍稍心醉舞蹈或興嚮往或若職兄前  
鄰之有輝煖官絀除過一日悠如三歲之有百舍重  
趺宜哉其不得已余聞君嘗鮑叔乎泉生其死時省

疾類脊令之誼又萬金良藥救已窮奴病不告償于  
不仁主是其人溺衆感弗手所援憫卹之情不過設  
所援則身趣深淵不眷况乎此伎奉職可不豐豐由  
衷哉帝感其誠通於鬼神即彼若扁鵲必矣即其久  
之疑殆者繇視見垣一方必矣即名終遠矣即意始  
於此足下之行乎哉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一

